

白鹭湖的冬天

丁德慧(微山)

白鹭湖的冬天,繁华落尽,却别有一番值得回味的景致。

北风轻拂枯枝,带着几分凛冽与清寒。海棠虬曲的枝干犹如飞天舞袖,自带灵动的神韵。水杉林如列队的青铜卫士,透着一股凛然之气,令人敬畏。高大的朴树枝条织成一张下疏上密的网,稳稳托举着一个鸟窝。

金丝柳刚刚脱去翠衣,泛青的枝条已结满雾凇。人行其间,宛如穿过一挂水晶珠帘。若要在落叶乔木中评选劳模,柳树定可当选——年年绿得最早,黄得最晚,不辞辛苦。

连片的芦苇已枯成褐色,苇秆依然坚挺,随风轻摇。细碎的芦花在阳光下泛着金晕,层层叠叠的“金浪”揉动着湖面的微澜。芦花如雪,飘飘摇摇,恍若寻寻觅觅的相思。

冬日的湖水更加清澈碧绿,被褐色的芦苇与金色的垂柳环抱着。阳光穿过薄雾,洒在水面,欢快地跳跃。远处的小岛,如卧在碧玉盘中的一枚海螺,金柳的倒影在水里轻晃,漾开迷离的梦。

冬天的湖上并不寂寞。一队黑水鸡浩浩荡荡向湖心开进,犁出一道道扇形的涟漪。一只白鹭盘旋而来,又划一道优美的弧线掠走,只留下一痕白影、一串清音,我凝视了许久。

倚在栈桥栏杆上,凝望水中的残荷。有的枯叶蜷缩成半收的伞,浸在水中,似在回味曾经的芳华;有的昂首向天,显露着生命的韧劲与对春的向往。它们与碧绿的湖水交织,随波起伏,光影层叠,时断时续,仿佛在演奏一支小提琴名曲。我沉醉在这动人的旋律里,好久才回过神来。

哦,白鹭湖的冬天,让我忽然懂了……

晚来天欲雪

宋恩学(汶上)

像是做了一整夜关于雪的梦,脑中反复回旋的,是那句“夜深知雪重”。清晨推窗,天地茫茫,好一片素白,好一场静雪。仿佛专为印证梦境一般,这份惊喜,我竟舍不得与人分享。

每逢雪天,我便幻想自己住在山中。一栋小屋,一条狗,两三知己。我偎在炉边读书,或是透过书页神游那些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,有时昏昏睡去,醒来也不觉得虚度了光阴。夜深难眠时,静听雪从枝头滑落的轻响。寒风穿过山林,心里不觉害怕,只有满满的安稳与感激。

这样的雪天,正适合翻出那些收藏许久却无暇观看的电影,伴着窗外朦胧的雪光,一部部看过去。方寸之间,仿佛经历了几重人生。回过神来,洗手做汤,日子仍是柴米油盐的琐碎,却从此觉出它的可亲,甘愿沉溺其中。

这样的雪天,也该找几首与雪有关的歌来听。不论词曲真假深浅,只想让思绪随着窗外的雪花飘远、再飘远。

这样的雪天,最易惹出些雅兴。总记得《红楼梦》里宝玉踏雪去栊翠庵乞梅那段——胭脂似的红梅,映着面如冠玉的少年,花与人皆成了画。想来妙玉平日那般孤洁,也只肯给宝玉折梅,这“罚”便罚得格外有趣。后来在芦雪亭联诗,众人赏梅猜谜、吟诗作对,那般闲情逸致,光是想想,也觉得美好。

这样的雪天里,不妨读两首诗。尤其爱白居易《风雪中作》的意境。再折三两枝白梅,用清水养在素瓷瓶里,置于案头。

灯影昏黄,天地苍茫。

雪,还在静静地下。

暖冬

李静(鱼台)

那是十一年前的一个冬夜。

我正要关店回家,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上前问路。原来他一早骑三轮车进城办事,下午返程时迷了方向——家在鱼城,却走到了王鲁,南辕北辙,越走越远。

我请他进店喝口热茶,细问缘由。他说儿女都在外打工,自己没告诉任何人,独自进了城。眼看天色已暗,我留他住一晚,他坚决不肯;提议去对面宾馆,他也摇头。他说家里还有老伴,看不见他会着急。我说那我帮你叫辆车吧,车费我来付,他还是拒绝了,执意要骑三轮车回去。

再三劝说无用,我只好反复确认他记清了回家的路,塞给他一只手电筒、一些面包火腿,又悄悄给他放了五十块钱,目送他的身影没入夜色。

那一夜我没睡安稳,总想着老人是否平安到家,盘算着天亮后要不要骑车去看看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去店里取东西,一位中年妇女推门进来。她是昨天那位老人的女儿,家住几十里外,最近因照顾生病的婆婆没回娘家。早上打电话,才听父亲说起昨晚的事。她竟专程骑了十几里自行车,送来满满一箱自家攒的土鸭蛋——足有上百个。

她的脸和手都冻得通红,说话时呼出白气。我接过那箱沉甸甸的心意,瞬间湿了眼眶。

这些年我早已习惯尽己所能帮助别人,从未想过什么回报。而在那个冬天,这对父女用最朴拙的方式,给了我一份清澈的回响。原来善意真的会有回声,原来冬天,也可以温暖如春。

星夜拾穗人

李昌杰(任城)

凌晨三四点钟的夜,是尘世赠予的一阙静词。连风都敛了声息,唯有星子悬在墨色的天幕上,像散落在暗夜里的碎银,不喧哗,也不张扬。我在这样的静谧里醒来,指尖触到微凉的纸页,便想写一写新的一天,写一写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审视、感受与念想。

白日的喧嚣还未登场,车马的尘嚣尚在沉睡。可我总在这样的时候,想起那些被遗落在路旁的光亮——是陌生人递来的一把伞,是困境里的一句安慰。它们是光明,是善念,是尘世集市散场后遗落的珠玉。蒙了尘、落了灰,却依然值得被拾起、被珍藏。

谁去拾取?

我常常仰望天空,星辰亘古不变地亮着,俯瞰人间的悲欢离合。可它们从不开口,从不催促,它们只是静静地看着,像一双双温柔而悲悯的眼睛,等待有人愿意弯下腰。

我自知力薄,不过是尘世里一粒微尘,没有振臂一呼的声势,也无改天换地的本领。可我愿意弯下腰,去做那个拾穗的人。在万物俱寂的时分,将那些被遗落的光明一片片拾起,将那些被冷落的善念一点点珍藏。

晨光微曦时,我放下笔。窗外的世界正渐渐苏醒,新一天的喧嚣即将登场。可我知道,那些被拾起的碎片,已在心底拼成一道光。它或许微弱,却足以照亮我的前路;也愿它能映亮我遇见的每一程。

而我相信,尘世里从不只有我一个拾穗人。当黎明的光线漫过窗棂,总有人在不同的角落弯下腰,拾起善意,也种下希望。千万束微光汇在一起,便是这人间最温柔的白昼。

小善微光

刘倩倩(金乡)

春意渐浓,连日来风和日暖,午后的阳光温柔洒落,我带着儿子和女儿在小区漫步。

刚出单元门,眼前是精致的绿植园,假山叠翠、草坪如茵,两只造型灵动的麋鹿雕塑静静伫立,增添了几分生趣。就在这时,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和一位七岁左右的小姑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只见男孩双手紧紧拽住麋鹿头顶的金色鹿角,猛地用力一拽,精致的鹿角应声脱落。得手后,男孩拉着妹妹转身便跑,很快消失在视线里。

这一幕恰好被儿子看在眼里,他连忙问我:“妈妈,那个哥哥把麋鹿的鹿角拔下来了!我要不要告诉保安爷爷?”我环顾四周,早已不见两个孩子的身影,又念及年关将至,物业与保安人员事务繁杂,便轻声安抚道:“算了吧,你和妹妹先去玩,等会儿再说。”

儿子依旧在假山旁等候约定好的小伙伴。不一会儿,婆婆也下楼来了。我和婆婆在绿植园旁的小广场打起了羽毛球。不过片刻,儿子便兴冲冲地跑了回来,手里紧紧攥着两只金色的鹿角,兴奋地对我喊:“妈妈,我在滑梯旁边找到鹿角了,两只都找到了!”话音未落,他便转身跑向麋鹿雕塑,小心翼翼地将鹿角装回原位。

一旁的婆婆不明所以,误以为孩子在破坏公物,连忙出声制止。儿子的脸颊瞬间涨得通红,急忙解释道:“奶奶,不是的,是刚才有个哥哥拔下来的,我是在把它装回去。”我赶紧上前解释事情的原委,婆婆听罢,这才释然了。

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今日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,却让孩子在亲历中明辨是非、懂得善恶,也让小小的善意,在寻常生活的细微之处,悄然发光、温暖人心。

忆垂柳

程海港(微山)

贯穿微山县城南北的小新河,是一条砌了石岸、装着石栏的人工河。栏杆边种满了垂柳,柳下铺着瓷砖观景道。一年四季,我常在这里散步,用脚步丈量它的长度,也感受垂柳的温柔与风骨。微风过处,水面在阳光下跃动万千光点,像无数精灵时隐时现,偷看垂柳婀娜轻舞;风静时,河水如明镜,倒映出万千柳丝,在天光水色间悠悠舒展,总教人心里泛起层层柔波。

今年的垂柳,似乎也学会了随波逐流。只在初冬勉强撑了几天苍翠,便同其他树木一般,落尽了最后的叶子。任寒风肆虐,它不再坚持,只在枯枝间隐隐透出一丝不甘的傲气。

我仍记得去年的垂柳。那一抹绿意,仿佛贯穿了整个冬天,直到枝条挂满晶莹的冰凌,依旧透着生命的底色。

我小时候极爱种树。随手插一枝柳,没过几天就能生根发芽,柳树的生命力总令人感慨。那时村前村后、阡陌小道,处处是柳树的身影。我们在田埂割草嬉戏的快乐时光,都在高大柳树的荫庇下度过。柳树,已成儿时欢乐的象征,也成了乡愁的图腾。

每年清明回乡祭祖,我总习惯折几枝翠柳。在对先祖的追忆里,思绪总会穿过岁月长廊,想起那抹千年不变的柳绿,想起与清明来历息息相关的介子推。垂柳的记忆,就这样在历史长河中静静流淌,绵延着一个民族的尊严与气节。